

【第十五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二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玫瑰與獸〉

作者：佳樺

章的母親又來找我了。她曾敵視我介入了他們孤兒寡母間。

我們搭乘電梯直達十樓。一座矗立在市區的醫院大樓。梯口轉彎，感應門一開，三、五人群列於諮詢台前。章的母親示意我打開背包，拉出衣服口袋內裡，一位護佐面無表情地掀翻檢查。這層樓違禁品有尖銳利器、引燃物、線帶、電器等，我被沒收雨傘、髮帶及原子筆，這些被視為「凶器」。但凶險的，是章本身。

與章初識時，我們共同修習了比較文學課程，他極有個性，常以點頷、搖頭取代好與不好；漸熟，他吐露崇拜女詩人希薇亞·普拉絲勇敢誠實地寫下憂鬱、絕望、死亡等「自白詩」，章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有相同深邃的感染力。寫完詩，章會在紙上黏附玫瑰花瓣，並素描我的畫像。送我生日禮物的鞋，盒內也附上作品及畫作，曾就讀美術班的他，幾筆勾勒，人物便有神韻。大四下，他送我九十九朵紅玫瑰，希望我久留台北，不要返鄉工作。上下學、晚餐，我每個月慢性病復診，他陪伴左右。有次我車禍，肇事者逃逸，章在醫院照顧兩日夜，我們互許長久陪伴。與他同行的時光浪漫如詩。

但詩是短的，我們美好的日子只有半年。畢業在即，章論文未過、求職失利，及我因父母年歲漸老，想返鄉工作，讓他情緒震幅巨大。我看不懂作品，他譏諷無知音；沒有靈感，責怪戀愛剝奪寫作時間；我請求不要推撞拉扯，他驚訝我毫無幽默感；我問他行程去向，他說詩人是隨性的，來去無蹤。我難過愛情保鮮期如此短，他說了句普拉絲名言：「所有的愛與孤獨都是自作自受。」看著他贈送的作品，紙上花瓣已枯，我以為自己的淚水能讓萎花再紅。

他說戀愛占用寫作，倒是每天騰出一小時梳整外表，抹髮蠟、燙襯衫、斟酌衣帽鞋的穿搭。詩人吧，總有自我風格，我如此解釋。他覺得耗費時間的不只戀愛，嗤笑上課浪費生命，不如坐在樹下，寫著短詩度過長日。

他的穿著開始出現 AllSaints 名牌皮衣、Fred Perry T 恤。吃飯、聊天時進行「演說」，那是不能提問反駁的極權式講演。他語速如槍、思緒跳接，我請求暫緩，他暴怒，喝斥別插嘴。與之對話如拆包裹，不知拆出來的是平和或是暴怒。有次在外用餐，他又發表詩學高論，我請他小聲，勿擾鄰座，他猛拍桌，免洗筷在掌中應聲而斷。我忖度，他是否藉著說話、扭筷，克制折斷我的脖子的欲望。

他認為我病了，不理解他的詩意；我懷疑有病的是他。他笑稱天才都有病，拿希薇亞·普拉絲、梵谷、海明威來佐證。「天才用言語刺人，不會使用暴力，暴力只限於粗人。」我語未畢，他將桌上碗盤杯筷甩至地上，精心梳整的瀏海垂至眉宇，後髮翹起，粗重喘息震懾全餐廳。我的話，使他成了獸。

再見面時，章告訴我有了新女友。我為了捍衛自尊，反激他不懂珍惜情感，還妄想模仿把生命看得過於認真的普拉絲。

幾週後，章母來找我，下巴、顴骨腫脹淤青，手臂有抓痕。章的爪子出手了，伸向最愛他的人。章母怪我是妖女，對她兒子施以邪術，說章不停地自語、瘋狂採買書籍及名牌衣飾、一言不合便摔門、踹打家電。她指責我勾出章體內的野性；我反擊，野性是深藏在章的內在，只是選擇出現時機；況且兩人已分開，不能咎責於我。章母又說，其子提及只有我懂他的人及作品，她冀望曾與章交心的我能想出讓她兒子回復正常的良方。分開才說曾經相知，我不禁苦笑。應是章新交往的女友避不見面，我是他們母子的浮木了。我想脫身，章母屢次以死要脅；看著她臉上的傷及淚，我不忍，曾以為我與她會是家人，也想起曾與章互許未來，我被迫俯首。前提是，不能讓我和章獨處。

章母曾找道士做法事——收驚、吃符水、求神、誦經，現在她求我收回章的神魄。我說自己也是受害者。章母疑信參半，看到我右上臂由青轉成淡黃的瘀青，她震懾，對我消滅泰半敵意。我們詢問友朋，閱讀凱·傑米森與其師合著作品《躁鬱症》，想了解章體內暴動與低谷的振幅。

章窩居在家，也許太久沒人聽懂他說的話，他再次見到我是愉悅的；我則忐忑，舊情與驚懼兼有，曾緊牽的手，前不久才毆打他母親，兼具柔情與暴力，讓曾有的美好回憶長滿毛刺。

章母央求兒子看病，章怒極，認為瘋的人是我們。章母退而求助宗教，章認為雕像崇拜愚蠢。他寫詩籤，自畫神鬼像，有神面獸身；或雙面菩薩，一笑一怒；或如來面容同時兼具佛與魔，左半佛祖含笑，另一面是突著利牙的夜叉。不得不承認，瘋狂的章展現了繪畫天分，他繪製半佛半鬼，墨、金、朱用色大膽直接。章沒有信仰，認為鬼神仍是肉身，他意欲打破天人鬼界線，如此破格又連貫。

章母迷信又傳統，看了兒子畫作，哭喊家門出了孽子，並以死逼迫章看病，章才勉強隨著我們到 S 醫院精神科。

求診前，我每週探視章，章母一改冷淡，她很少說謝謝，但桌上總有我喜歡吃的水果點心。我們會緊鄰而坐，擔心被章揍或吼，也相互討論章的病情。就診時，章與

母親填寫他評量表、自評量表，醫生將我們安置在諮商室，以漢密爾頓焦慮量表及憂鬱量表，對章進行訪談觀察。章拒談，快步走來踱去，呼吸粗重，兩手在胸前猛搓，憤怒地抱怨看診慢，比上課更耗費生命。他說自己已洞察生命本質了。我幾乎被他感染了焦躁，想出口請他坐下，看著章母戴墨鏡遮掩眼角瘀腫，及醫生無奈的神情，只好靜默。他左走兩步，又回走，重複百遍，似分針卡在鐘錶某時刻來回擺震。章的人生是卡在此時了。

「躁鬱症是躁、鬱輪流出現，他現在正值躁期，合併焦慮、幻聽、妄想及邊緣性人格。」報告結果沒有出乎意料，須服用情緒鎮定劑「鋰鹽」，這是躁症病人的藥劑。

章乖順多了，爪子縮起如家貓，慵懶、不想出門，蜷縮在房內。接著，他會哭，傲氣的章從來不哭的，這比他拍桌摔物吼罵更令人震驚。他常開窗探頭，幸好章母已加裝鐵窗，關住他體內的暗灰色小孩。我責備他是生命懦夫。「你沒有權力批判，我選擇活或死，都有勇氣，你應該給我鼓掌。」輪到鬱期的他全身無力，但又費勁地爭吵，氣我不能當他的支柱。

章母有時來電，請我過去幫忙扣住章，因為鋰鹽會噁心暈眩腹瀉，沒有寫作靈感，章常拒絕服藥。有次章劇烈掙扎，我的腰側被撞傷，半晌直不起身，藥散落在地，他喊頭痛胸悶，有機器在腦內翻攪，發出動物般嗚吼，章的文字語言都退成了原始的嚎叫。我舉著可樂問：「要喝嗎？」他勉強點頭。「這是冰的。」點頭。「半杯？」遲疑一下又點頭，如機器人，一個按鈕一個回應。章母叮嚀喝慢點，不要噎到。「可樂的氣泡一球球上升，很像我體內不斷冒出的忿怒。」說此話的章，聲音高亢有力，他自從服藥以來，聲音多半低沉，且有氣無力。我與章母對看，提高警覺，她示意我退出章的視線範圍，她則小心地將章的汽水倒入紙杯，將瓷杯碗盤及流理台上的刀具收好。

和這對母子相處久了，我好像也病了，半夜常驚醒，夢中總聽到桌椅被鋸斷的鋸木聲，下個畫面是摔物嘶吼聲。

我想是該鋸斷與這對母子的聯繫了。章威脅要四處散播我始亂終棄的惡言。那時，我常覺得獨行在漫漫長夜中。我患了重感冒，卻心喜這是天賜的禮物。

隔了月餘，上完研究方法概論，章母在教室外等我。她是積雨雲，一出現，我的世界就要風狂雨暴了。我瞥見她眼角、手肘瘀青，嘴角傷口結了痂。章母抱著我抽噎，無助得像小孩。

看樣子，章又打人了。原來章私自停藥。他原本堅信倚靠自己的意志，可以控制病情。服藥，讓他由天才變成凡人，腦中原本一閃一閃的光熄滅了。我想起他未服藥前，兩天看完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，一天完成四、五十首詩，他說寧可當瘋狂的詩人，絕不當清醒的凡人。但當他完全瘋狂時，凡人世界也容不下他了。

停藥期間，章不知體內暴動及陰鬱的小孩也長大了。有天傍晚，章母返家時，地上全是被砸壞的風扇碎片，章正對著殘骸大罵，原來他認為風扇掀頭，像極小時他母親上班前，將他丟到幼稚園的寡情，又像每位女友離去的決絕。他嫌時鐘答滴聲太吵，一拳擊裂。章母攔腰制止時，拳頭也落到她臉上。章是被架上救護車的。

章住院一週，由急症病房轉至慢性病房。我與章母搭乘電梯直達十樓。交完院方認定的違禁品，章母急著探病。醫院沒有我想像中的陰森，不同於電影《飛越杜鵑窩》中充滿尖叫、毆打，此處寬敞安靜，門內，病患排隊，多數如同慢動作般緩步、抬頭、轉身。章母疾走，我在後頭緊跟，壓克力門打開，為這靜、緩的空間捎來點聲響。

章在護士前張嘴服藥，確定吞嚥下去才能換下一位。此時是早上九點，章順從地隨著職能治療師做健康操，接著在心理師帶領下，看著別人拼圖、串珠，許久，轉去另一桌著色。他選了一張繪有河馬的線條圖，拿起蠟筆開始塗。眼前的章，體內狂飆的莽撞孩子似乎隱匿了。我想念章精湛的畫工，天馬行空地繪製鬼神，但也害怕瘋狂的他。

章母向護士詢問兒子病情。護士說，章體內的時鐘，有時音速、有時龜步。狂躁時，內心充滿金、紅、亮彩；憂鬱時，轉為黑、灰、白。轉換週期，有時半月數月，有時瞬間，躁鬱反覆出現的章，藥物調配的困難度很高。

我走到章面前，他胖了些，肚臍微鼓，頭頂有塊十元硬幣的空缺，應是狂躁時扯禿的。方才跳健康操，他的褲頭鬆了，正低頭想繫好鬆緊繩，手似乎不是他的手，他顫動，繩子遲遲無法打結。章母解釋，重鬱來襲時全身會無力，扣鈕扣、繫繩都難如登天。第十分鐘，章終於完成了。我喊他，他抬頭，墨色瞳孔外緣有淺棕色輻輳紋，紋緣環繞一圈深棕色，眼神平靜。他認出我，但眼神空洞呆滯，沒有對焦。猶記得他以前狂躁時，眼珠全是黑偏深棕，此時他是章，又不太像是章。接著，他站起，繞過我，找心理師換盒較少斷裂的蠟筆，又坐回原位，熟悉自然，彷彿這兒才是他的家。

章病情穩定後向我誠心道歉，我心軟，謹慎思索兩人未來；不久他病症來襲，又伸爪揮拳，我只能逃離台北，返鄉找尋庇護，斷了與他們母子的聯繫。我仍持續關注章久久才更新的部落格，有天章發布貼文：他的身體日夜住著不同人，都是他，也

都不是他，有時他懊悔自己打人，有時又慶幸拳頭讓他沒有絆住一位好人。不久，他的部落格關閉，人與字如泡沫般消失。

多年後我因職場、家庭壓力，受憂鬱症所苦，常被下墜力道拉扯，旁人無法理解我內心汨汨湧現的痛苦絕望，認為是自尋煩惱、想太多，這時我會去翻章贈與的作品。詩頁上，花朵已枯，拓在紙上的烙印如胎記般暗紫，他的文字與畫，一一被我閱讀。